

## 第二十八回 得繡球大小登科 認首飾驚喜交集

卻說素華打算已定，即便起牀，並不悲傷，專望繡球拋與皇甫少華，不表。

次日已是四月初三日，御駕簪掛、大賜瓊林宴之日。梁相率領三百六十名新進士上殿朝賀，立在一面。傳宣官在殿高叫：「奉旨召第二甲第一名傅臚傳道昭上殿。」傳道昭年已四十，朝見畢，內監傳旨，鼎甲三及第文卷命傅臚拆開彌封。傅臚高唱第一甲第一名狀元鄺君玉，年十七歲，湖廣武昌府咸寧縣人氏；再唱第二名榜眼楊天爵，年二十四歲，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氏，又唱第三名探花朱紹磷，年二十二歲，廣東潮州潮水縣人氏。一同朝拜畢，帝宣召，各賜麟袍並酒三杯。各皆九叩謝恩，鄺君玉得意揚揚，喜氣滿面。成宗諭曰：「朕登位亦是十七歲，今卿十七歲高中狀元，可謂少年發達。」說罷大笑。鄺君玉奏曰：「臣庸愚之材，蒙陛下欽點狀元，雖粉身碎骨，難報聖恩。」成宗大喜，宣武士牽馬賜三鼎甲及第遊街，就在御前上馬，由中門出朝，三百三十七名進士，出午門上馬，跟隨赴宴。是日恰遇孟士元父子未曾上殿。當下太僕寺卿已照例備全副執事跟隨，齊赴瓊林。宴罷；先謁孔聖，次拜座師，然後遊街。合城士女爭看，無不稱狀元美貌。

且說梁相替掛後退朝回府，即令人役把兩長街截住閒人，伺候新狀元及新進士到府拜見。一面對夫人曰：「速教女兒帶球上樓。」夫人大喜，著一個十四歲的書童，認明鄺狀元面貌，囑曰：「若見鄺狀元到，即指點小姐知道。」又囑眾女婢曰：「鄺狀元前來，小姐若不將繡球拋下，爾等可將球擲中新狀元身上，須看明細心為要，我有重賞。」又令家人立在府前，見繡球拋中新狀元，即便上前，拜稱姑爺，請他進府。眾人領命暗笑。不多時，小姐已到彩樓，夫人曰：「爾父費盡心思，鄺明堂三元及第，古今罕有，且又年輕美貌，更其難得。少停若到，聽書童指點，速將繡球拋中，不可自誤。」素華一心要見皇甫少華，假意應允。夫人即諭女婢，將繡球送上彩樓。樂人開奏音樂，眾民俱在遠望。彩樓前後寂靜無人，哪有皇甫少華形影？小姐此時萬箭攢心，兩眼含淚。

不一時，眾進士已到，鄺狀元匹馬當先，問長班曰：「相府前彩樓何用？」長班叩曰：「聞說梁求相為小姐拋球招親。」明堂心機最靈，聞此言，卻有躊躇，馬不前。隨後楊天爵、朱紹推馬向前問曰：「年兄為何不前？」明堂指前面曰：「梁世妹在樓拋球招親，我怎好突進。」二人大笑曰：「如此更妙，弟等俱已娶過，年兄尚未定婚，正當向前，以期大小登科，豈不美事？」明堂心知此是梁相圈套，要招我為婿，恨劉捷勢大，梁相乃是首相，日後或可仗其勢力，以期報仇救夫。至於梁小姐終身一事，我別有主張。暗想道：「我敢中狀元，怎不敢娶妻？」即縱馬直前。那相府書童忙報小姐曰：「啟上小姐，那當先馬上少年官員，就是新中狀元鄺君玉。小姐速把繡球拋下！」素華只一心守節，不見不聞，當不得眾婢推迫，恨恨站起身來，接著繡球，不管哪個，拋了下來。

不料鄺狀元匹馬當先，正中身上，右手接住繡球。相府家人男女奔向馬前跪下曰：「迎接新姑爺！」但聽喝采之聲不絕，音樂齊起，大炮三聲，請姑爺入內拜見丞相。明堂招手曰：「眾起，我本來謁見太師。」後面眾進士笑曰：「果真大小登科了。」

且說梁相夫妻在後堂專望好音，忽見女婢慌張報曰：「恭賀丞相、夫人，小姐繡球已拋中新狀元。」梁相大喜，問曰：「小姐因何未回？」女婢答曰：「卻不知何故，小姐只是忿恨，從樓房後面這小路回房去了。」夫人曰：「女兒只是不樂，奈何？」梁相曰：「女兒不樂，必為別事，若得此佳婿，不怕女兒不歡喜了。夫人只管放心。」又見家人報曰：「小姐繡球打中鄺狀元，並有同榜進士在府前請見。」就把各人票帖呈上。梁相對家人曰：「爾可向眾進士稱謝，說另日相會，各去遊街；只請鄺姑爺入內，有話相敘。」家人退出，對眾進士曰：「請列位老爺自便，只請鄺老爺進內。」鄺明堂向眾謝罪曰：「小弟失陪了。」眾同答曰：「年兄正當拜見岳父母。」遂各上馬遊街。

當下明堂隨家人來到後堂，拜見梁相。梁相親自扶起，命坐獻茶。梁相笑言曰：「小女素華，醜陋不堪，愚夫婦極鐘愛，不免順性太過。今繡球打中賢契，小女何等幸福。其有不到之處，尚望賢契盡心指教。本師生今更為翁婿，實為有幸。」明堂曰：「門下係是寒儒，怎敢耽誤世妹終身，乞爵師另擇高門為是。」梁相曰：「此乃天假之緣，賢契不必過謙。」明堂曰：「既蒙岳父不棄，小婿亦不敢自外生成，以負栽培。」就向前八拜為定，並請岳母出來受小婿一拜。梁相曰：「賢婿請坐。」明堂旁坐一邊，梁相問曰：「令尊堂在何處？」明堂曰：「家父母乃是襄陽貧苦農民，小婿自幼承武昌府富商康若山字信仁認為義子，撫養成人。」梁相曰：「既如此，不妨入贅吾家，擇定吉日完婚可也。」明堂曰：「此事極妙。」就此告別，出府上馬，趕著眾進士一同遊街，直至日落西山，各自回寓。俞智文、吳道庵俱向前恭賀梁府招親之喜，道庵更喜日後有親誼可靠。俞智文又備酒席賀喜，賓主入座。酒半酣，道庵轉一念曰：「相府招親，必須重聘，我等帶銀有限，如何是好？大約總需三千兩，方可辦些珠寶綢緞等聘禮。」智文笑曰：「此無用過慮，弟雖不才，終可代謀。」明堂稱謝，即進書房取出黃金百兩並帶來的首飾，亦可湊數，當交與俞叔父收下。智文接手曰：「令尊諸事周到。」酒興正是勃發，不表。

且說榮發在旁見交黃金，真要聘親，不覺失色大驚，心中暗想，此事豈不有誤梁小姐終身大局？只得把明堂的衣角亂拉。明堂佯為不知，飲至上燈後散席，各自回房。明堂得意之極，榮發著急曰：「小姐怎麼娶妻，卻是故何？」明堂曰：「我已中了狀元，怎好不娶妻？」榮發曰：「中狀元乃是才學，若娶妻恐有不便。」明堂曰：「我自自有主意，爾勿多言。」榮發暗想：他既如此說法，英非真真變成男子了？我休管他的事。

次日，成宗欽點狀元為翰林院修撰，榜眼、探花為編修，二甲進士吳道庵亦點為庶吉士，以知縣用，各皆受職謝恩。

卻說鄺狀元已作為梁相贅婿，四月十七日行聘，二十日完親，即請西臺御史夏逢寅為媒。到了吉日，夏御史押了聘禮，花炮震天，鼓樂動地，送入右相府。梁相迎入花廳坐下，禮物排滿。梁相甚歡，收回禮物，回聘加盛，請大媒飲酒。夏逢寅飲罷辭去，又到新郎家赴飲。至日夕散席，送出媒金三百兩，隨從另有賞銀，即送大媒起身。即日僕婢人等無不欣幸，唯榮發心中不安。

且說梁相夫妻撿點收受各物，光彩奪目，曰：「有此等物件，何患女兒不喜。」不料翠鶴到來說：「小姐日間悶坐，刻正安臥在牀，十分不樂，不知何故？」夫人對梁相曰：「說起姻緣，女兒便不樂，令人不解。」即令女婢將這些貴重禮物相送上樓，說是姑爺送與小姐的。翠鶴與小駕領命，將各盤各盒送上樓，安排桌上，連聲喝采，即向前請小姐收藏。素華曰：「知道了，不要多言。」二婢恐其發怒，忙扮笑臉，將雙鳳鎖獻上，曰：「小姐請看，這雙鳳好似活的。」素華接上手一看，不覺大為奇怪，原來是孟小姐畫樣以匠人打造，戴在頭上，前日逃走，所有首飾盡行取去，因何此物流落在此？愈看愈象。此粒大顆珠一記得前日登科，

幸有銀線一條，代為穿好。今此珠亦是銀線穿的，細看果是自己之物，況確係孟小姐舊物。再看匣內那些首飾，三分卻有一分是認得的，俱是孟小姐首飾。即坐下尋思，孟小姐只因心愛帶出，今俱到此間，莫非孟小姐已死，首飾因流落到此？又轉念，孟小姐形容作事，亦大貴之相，縱然身死，各種首飾四散流落，焉能俱歸舊主？酈狀元之事，真令人不解。沈吟一會，忽然猛省，梁相有言，酈狀元姓酈，名君玉，除去了玉字，豈不是酈君二字？莫非是孟小姐改名姓，高中狀元？又轉念，小姐雖然有才學，亦不敢作此欺君大罪。一時愁腸萬轉，回思必是孟小姐一時高興，忘了欺君大罪，故梁相稱其俊逸美貌；前日月老托夢，有言『即日妝臺共故人』，明是孟小姐，乃是妝臺故人，我錯認是皇甫郎相會。記得前日拋球招親，我雖無心觀看酈狀元面貌，依稀記得背後好似孟小姐身段，今不必尋死，可藏利刀一把；候飲合巹時，若不是孟小姐，那時取刀自刎未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---

[返回 >> 龍鳳再生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